



04222

揚太史文集序



今海內重太史以道也

而非

以文章也乃茲集之傳太史

也則以文章而不以道何也

豈太史能以此道流洽三教

淹貫百家翕然為天下儒宗

而不能以其所自信者信之

後死吾道非耶孔子曰文不

在茲乎而漢之言曰文者貫

道之器也不深於其道而有

至焉者不也吾觀於天地之

道而知文之至已天地無文



而不能不吐曜于日星點綴
于河岳含輝於草木太史無
文而不能不叩於虛中之鳴
漚于蓄極之洩而激切於憲
章祖述之思豈亦有天意寓
焉余竊慨于道術之異久矣

自閩洛傳訖以來岐分縷析
不可勝紀我

明興操三重之權幸斯文之未
喪其自立索墳謨逮龍宮法
藏悉著為令甲載在秩宗謂
其可以暗助皇綱弘宣道脉

無非為斯世求真儒作用涵
養二百年始有江明主盟嶺
海靜養端倪為道學首唱而
後姚江關良知悟門應之倡
和一時海內知有聖學矣嗣
是以還豫章黃楚吳越間日

三

與劇切夫煽宗風非不欲闢
程朱之藩入孔孟之室而不
免於騫籬葺甕掠教剽門
間或少補濂關之闕而名根
未斷輒多一種囂凌詬誶

習氣鋒刃所向有如五宗濫

觴之後拈一二清涼話頭以
消酸解醒甚而訶罵從事耳
太史邁跡羅浮溯江門正脉
而得其槩嘗屈節嚴事盱江
不啻游揚之於二程七十子
之於孔子既讀中秘書手

四

御製文集獨窺

太祖暗助皇綱之精意慨然有
憲章思焉曰吾舍

昭代其何遠矣故其為學也不
依傍人門戶持鉢向宿究乞
餘唾只灑然一味見性為宗

體認大人赤子之心每尋聖
蹟樂處而家法則願學孔子
而已而其為教也二不更立
宗旨樹壇坫徒博箇中人一
笑今其文具在也有目者可
得而見有耳者可得而聞曾

有佞詭離畸好為不可方物
以駕軼於功令外否曾有詆
甲誣乙以氣加人襲捧喝套
語否又曾有追鞭逐影向魔
軍隊中度人賺人所謂鄉愿
其心處否試讀之如甘露清

泉一酌清人骨齒消人礪塊
沁入而不可知而要之則布
帛菽粟又生民日用不可須
臾離者大哉文至斯乎程伯
子曰吾學固有所受而天理
二字則自家體貼出來太史

六

之學豈無所受哉乃憲章一
念又從其忠愛至性體認時
出者故卓然於今日俗學中
軒軒翔鸞矯矯不羣若其非
譽喜謗顯晦外沉則斯文廢
興固自有時亦如造化消長

枯榮開落自有其時而吾道
固自若也頃百粵志成例得
屬諸人物操觚者大都束於
程朱之見少太史以左袒竺
乾相持久之嗟乎其亦不達
于為下不信之義矣乃余猶

七

及觀記太史所為文種之不
啻充棟而茲集僅如干首無
亦尚向中下人語第重市太
史以名心而未便輕酬太史
以道價耶不則文章性道其
何以二視之子貢得聞文章

之後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則茲刻也
其以為文章乎性道乎太史
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長水後學劉廷元譔



八

固自有獨重者在矣

其以蓋文章乎性道乎太史

蓋不何辭而聞也則茲刻也

之辭而曰夫子之言性與天

續刻楊復所太史家藏文集目錄

卷一

奏疏

初補經筵恭勸 聖學疏

請養母疏 自陳疏

乞終養疏 勸講 聖學疏

送母回籍疏 請冠昏疏

請補本部正鄉疏

卷二

楊太史家藏文集

序

壽大司徒應翁陳六十序

壽大宗伯平泉陸翁九十序

壽誥封閒溪黃翁七十序

壽許母任太夫人序

贈郡太守愛軒林公入 覲序 叁首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粵副憲序 叁首

邑宰朋麓晉侯入 覲序 叁首

賀司馬馬大中丞督府如翁陳公祖壽序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郡大理虛我廖公召補司徒署序

賀制府如翁陳公祖榮膺錫祉詩序

麟石鄧父母考滿序

貳首

贈大司空愛所楮翁得請還里序

性學衍義序

白沙先生全集序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方文坡七十壽序

壽對育陳翁七十一壺序

卷三

楊太史家藏文集

序

仁孝訓序

新鐫五經四書真文序

送耳三峰歸豐城序

壽李封君七十一序

壽徐母八十一序

壽連湖蘇翁七十一序

賀司城楊子擢中城兵馬序

壽劉子萱堂序

壽穗溪盧翁八十一序

知好錄序

歷朝捷錄大成序

陰符經解序

學孔編序

耿子庸言序

一貫編序

象山集要序

送韓

雲陸

慶序

潘氏世德冊序

福建鄉試錄序

聖諭發明序

明心法語序

西遊紀譚序

衛譜重修序

卷四

題跋書卷記述

三先生詩題辭

白詩題辭

張陽和壽冊題辭

如愚劉子

萱堂壽
冊題辭

楊文家藏文集

題偶然草

題岡伯時義

題澹然冊

書盧居虛手卷

題爐山末慕詩

題贈甸南許君

書止痛捷法

送江生歸

書扇送龐參吾

題雙溪遺訓卷

開元會簿題辭

題養蒙詩

龍莊徐公暨配李安人墓銘跋

題陳坪石冊

海日樓初稿引

書俞貞女傳

書胡文順卷

羅子祠堂記

見心堂記

重修北堤記

董公祠記

大崖祠堂記

敦仁精舍記

歸善學尊經閣記

貞孝自天述

卷五

墓誌銘祭文

勅贈承德郎雙崖鄉公墓誌銘

文林郎汝濱張公墓誌銘

黎文塘墓誌銘

善士萬松泉墓誌銘

虞士金竹庄暨配孺人墓誌銘

雲岩閣公偕配李安人墓誌銘

楊太史家藏文集

四

國學生黃浚池墓誌銘

葉母吳孺人墓誌銘

誥封閒溪黃公暨配陳恭人墓表

湛義士墓表

贈運使李公墓表

好修堂銘

祭葉宮保文

同會祭孟我疆文

同會奠張陽和文

同志奠黃封君文

祭同年曹冲宇文

祭黎文塘文

祭姑母文

祭郭姬母文

祭黃豫亭文

會祭 葉太保 暨夫人

祭孟 太夫人

祭譚 母文

奠曾 律齋

奠羅 先師

丁祀 羅師

同鄉 奠 海

祭弟 文

卷六

書

李友龍書

孫公祖書

耿老書

郭得吾書

郭秀才書

吳表了凡

典建昌同志

典楊環溪

典王門生

典析鶴峯

典楊洛源

典聶明吾

楊木史家藏文集

典朱荏平

典傅廣居

典周柳師

典楊環溪

典黃潤寰

典馬同午

典耿寶應

典周老師

廬台麓書

典黎文塘

典羅老師

典鄧心虞

典友人

典蕭師廷

典友人

復周柳師

典羅近師

典黎文塘

典友人

答劉鍾所

霑益州守張書江

典吳安節

東吳悟齋

典吳惺初 典耿寶應 答黃二瞻

答曾君彦 典林閒雲 典蘇英德

典蘇春元 典李友龍 典唐曙台

典范向卿 典侯生 典徐魯源

典羅氏兄弟 典朱荏平 典袁了九

答耿老 典盧台麓 典葉龍潭

典陳文溪一首 典王性宇 典周柳師

典郭得吾 典趙濟老 典孫欽齋

典盧諒泰 典駱子易 彭晦翁啓

楊太史家藏文集

典楊震涯 典張玉老 益世子仙源四啓

卷七

書

典邑諸友 典畢心坡 典商高要

典王國棟 典管東溟 典宋五雲

典龐丹徒 典周海門 典郭和州

典箴心虞 典李朱山 典俞定所

典萬思默 典鄒南臯 典苑向卿

典羅近師 復耿侗老 典費似鶴

復許敬菴 典葉龍塘 典馮具區

典曾直齋 典管東溟 典朱荏平

典羅間野 谷郭得吾 典陳年兄

復李斗野 谷葉龍老 張書

典艾熙亭 典蘇斗墟 典王荆師

典李稠原 典周明所 典劉亮載

典黃得陽 典王典史 典朱修吾

典黃陽弦 典吳安節 典龐

典王鶴松 典李鳳陽 典楚省督學

楊太史家藏文集

曾植老書 典王泗洲 典周侍御

典王學正 典丁盱眙 典蔡見老

典沈東霍 典馬祀縣 典范廬州

典傅約所 典袁海門 典白夢山

典高通判 典王潤州 典張江都

典陳志寰 典管東溟 典許閣老

告同門 趙閣老書 大九卿書

朱虞封書 典管東溟 典孫蘇州

典楊湛如 典方玄宇 典王如水

典耿侗老 典侯門生 典劉西愚

典張弘軒 典葉玉田 典劉少虛

典羅羅山

卷八

詩

四言五言七言

初信學 再證學 羊城示同志

題上官參軍冊 題夏氏象賢冊

寄曹魯川 簡書篇

楊太史家藏文集

擬古首三 擬陶徵君飲酒首三

丁祀師祠 筮侯引 仙人篇

白馬篇 名都篇 雲館作

聞新堤經水不壞志喜 轉官志感

山中植樹 送唐曙台 送顧涇陽

到任謁廟 送友之建昌 送李南鎮

題貞節李氏卷 答王赤岡 寄弟

荅李都運 偕文塘過滕縣

謁孟廟 滕縣 贈蔣蘭君之留都

送陳啓堂 送黃雲崖 石潭居

答孟雲浦 潞河道中 贈了九

寄答鍾秀才 答侯長德 送沈觀瀛

送聶鳳泉 送張見冲 與李汝弼

乙未九關過羊城 別黃元質

試掾聞鳩 哭夏鍾舒 贈大司馬

寄家嚴及弟 送余雲衢

楊太宰致政 題端銘徐館丈雙壽冊

鄧將軍行 發太湖題壁

楊太史家藏文集

景州老輿卒行 寄哭李文軒

贈汪生

五言排律

夏至齋宿 壽益府

五言律

謁閔子祠 芝佛寺 送楊臚山

過定遠 宿陶山 郊遊和韻

柰樹 渡江宿孔壠題壁

過北峽関題 舒城道中遇雨

呈涂及春 别泗州學正 别蕭生

别泗州王守 别盱眙丁令

别天長徐令 石角舖 郝園海棠

壽年伯楊封君

七言律

友人酌罷口號 戊子主閩試道宿

雄縣

懷長安同志 送張孟奇 送李宇度

寄林間雲 自警八首 壽陳母

贈方文坡 贈李勿齋 寄賀葉公

楊太史家藏文集

飛來寺三首 讀飛來誌二首 贈李克菴

曉訪憨山 辛卯試筆 人日寫懷

送壇經憨公 南華寺

奉命祭告 别泗州盱眙兩庠師友

當下吟二首 寄謝范太守

别鳳陽諸君寄懷 中都鼓樓寄懷

壽甘柴亭太夫人 天閔示諸生

題東莞伯祠 與友人登海上文昌臺

南步望虎門 登彈子崗

答何親丈 柳師中秋壽誕

比郭別友 曲江除夕 修郡志有作

過螺川 陪董擴菴沈雷門酌徐覺齊洗心亭

玉笥山人 孫章朱山李敬父

還武陵賦贈慎思兄求作墓碑

壽丁母張太夫人 武安廟會諸友

送文塘 送范凝宇 贈王伯台

和姚西野 題狄梁公望雲思親

寄懷共警諸友 贈揚州趙仁齋

揚太史家藏文集

壽張翁 至日寫懷 峇唐曙台

山中和許甸南 和李正峰

五言絕句

小赤壁 松丘 耦耕谷 環竹蓬

沙潭 漁岬 撰雲洞 柏塢

題天命之謂性示兒

七言絕句

送李夢卿 何龐湯飭會

峇何龐會后惠詩 會餞別劉承所四首

爐山未暮
風雨駐太湖首

寄謝劉令
送堪輿周劍川

春日寫懷
首三問友病首二
燈下吟首四

姓見所訂正
男見後發持

秦疏

方有

楊太史家藏文集



小赤登
松立
耦耕谷
塚竹蓮

沙潭
漁岬
提雲洞
柏塢

題天命之謂性
元見

春日
問友病首三
燈下吟首四

寄懋
對興
園

爐山未暮
風雨駐太湖首四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一

明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駿發梓

奏疏

初補 經筵恭勸 聖學疏

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臣楊起元謹奏

為敬攄愚悃恭望 聖明崇 聖志懋 聖學

以隆萬世極治事臣於本年正月內伏蒙 聖

恩自司業陞臣洗馬兼修撰充 玉牒纂修官

隨於今月初八日又蒙 聖恩以臣充 經筵

講官臣伏自惟念 經筵乃 皇上論學作聖

之地講官乃敷陳仁義輔養 聖德之官如臣

學術疎淺濫叨此職夙夜戰兢深以無能報稱

為懼竊惟自古語帝德之盛者必曰堯舜語王

道之盛者必曰禹湯文武名號之美與天無極

維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維云天篤其資實由學得其大也恭惟 皇上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一

英資 天縱睿質夙成 孝敬之德徹於

天 親仁愛之恩被於民物 乾剛獨斷而不

苛委任臣工而不貳此真 大聖人聰明之資

也夫有 大聖人之聰明必講於 大聖人之

學術而後可不觀之日乎夫日太陽之精也然

必麗于中天而後光被六合今 皇上大聰明

猶之日也而大學術者乃 皇上之中天也非

講於學術即 皇上之大聰明何所麗乎然欲

講於大學術亦非難也惟願 皇上大厥志志

楊大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友二

大則精神氣魄亦大而可以鼓舞于不倦邇年

以來 朝講稍稀大小臣工莫不以為慮臣愚

不然何者氣者體之充也而志者氣之帥也志

所不在而強為之即未免氣傷而體勞 皇上

一身繫 宗社生靈之重固宜自愛有如 聖

志一旦毅然欲明大學作大聖此志一發如泉

達火然勢不可遏則氣隨志充體隨氣動雖日

朝群臣時親 講幄不惟不以為勞而且有心

廣體胖胷面盎背之妙所謂志壹則動氣是也

此臣惓惓有望於 聖志也恭惟 皇上有大
聖人之資必有大聖人之志然遲遲未發者盖
亦有由聖人真學術被後儒繁難之說所亂是
以敷陳之際未當 聖心而厭敷生焉豈知聖
人之學必效法于天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簡者天地之道也則繁難者豈聖人之學哉方
今進講儒臣非無明聖人之真學術者特以有
待而陳今見 講筵稀御諸臣莫不爭自淬礪
究極易簡之至理以待 清聽 皇上及此時
而一垂聽焉則義理之悅心未必不如芻豢之
悅口也臣誠非其人也然少奉父師之教素聞
人臣恭敬之義今叨講職不能舉二帝三王之
道術以仰承 休德則不忠不孝罪莫大焉臣
誓心 天地罄竭忠誠不敢以末務浮詞冒干
天聽伏望 皇上畱神采納臣無任激切屏
營之至

請養母疏

萬曆乙未秋七月

原任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今陞國子監

登酒臣楊起元謹 奏為感激 恩命母老不

能就道懇乞 天恩容令在籍侍養事臣廣東

惠州府歸善縣人由萬曆五年進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編修陞修撰歷陞國子監司業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修撰於萬曆二十年五月內

以患病不能供職具 奏伏蒙 聖恩准臣回

籍調理行至中途聞報臣父原任潮州府儒學

訓導封翰林院編修臣傳芳身故臣徒跣奔回

神氣俱絕幾無生理臣母封孺人郭氏朝夕籲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四

天萬方調護獲延殘喘以終父制僅於舊年冬

月服闋今年六月內接得邸報吏部一本缺官

事奉 聖旨楊起元陞國子監祭酒臣聞 命

自 天措躬無地竊自惟念臣以一介寒儒叨

荷 聖恩拔擢作養歷厠清班涓埃無補今又

起之丘隴孤苦之餘處之師儒清望之地臣雖

至愚亦知自慶其遭逢而圖報於萬一也獨念

臣母年七十有餘矣臣有一弟先臣父而逝臣

母頻遭家難已不可堪後復為臣病過勞思慮

耗減神氣眩暈時作飲食損減性不服藥惟臣
在側始得慰安在臣也別無兄弟之可托在臣
母也不能一日而離臣且臣痛臣父之不祿得
傍母稍可以自寬臣母痛臣弟之不存得見臣
亦可以自解一母一子相依為命即出門一步
迴翔嗚咽已不堪恐安能萬里臣又思之移親
就祿 明例所許而自南至北程途萬里逾嶺
浮江經寒涉暑復非臣母所能任也臣今者戴
君恩則葵藿之向 太陽顧母養則春暉之依

揚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五

寸草朝夕躑躅進退維谷伏查 大明會典一

款官負父母年七十以上者許告侍養今臣於

母正合此例恭惟 皇上孝治隆洽天下懷生

之類咸遂其親親之願如臣母子相依之情最

切安敢不哀籲於 皇上之前哉矧臣今所職

實師儒之長教化之原孝者教之所由生也臣

誠絕裾而往是身先處於不孝而又欲以空言

教孝不可得也如此則不職矣又焉用之此臣

所大懼也伏望 皇上憐臣母子之苦唯臣侍

養使得遂晨昏之情以少裨孝治之大微臣幸甚臣無任激切惶恐之至

自陳疏

丙申夏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奏為因灾自陳不職乞賜罷斥以荅天譴事邇者乾清等宮火災致宮闈震驚聖衷警惕臣聞不勝駭惻已循職掌合同大小九卿諸臣具奏恭慰間竊惟臣之事君猶百體之事心也心

以虛為體以靈為用虛則存者神靈則過者化其內省有疚而惡於志者皆百體為之也是故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六

耳目引於物交四肢失於迷謬推此以往莫不皆然恭惟皇上遇灾思警引咎責躬是心之

反觀內照者尚不自怨矣矧為百體者當如之何而臣職貳南禮豈非百體中之一哉臣伏自循省素質多迂微軀多病屢叨恩命未報涓埃乃者番都固根本之地禮曹允寅直之司以臣菲才貳之雖勉竭忠誠而終有愧於夙夜也

矧臣履任方新於皇上中和之極國家吉

慶之典未及奉行一二而惟觀所皇皇然恐懼
修省者如此臣慄之以為咎在負且乘如臣者
臣是以深惟心體之義大畏天人之際伏乞
聖明將臣速賜罷斥別簡忠賢以佐南禮蓋百
體之中無一體之不得其職則虛者無失其為
虛靈者無失其為靈 天君泰然而天庥滋
至矣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乞終養疏

丙申冬十二月末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老病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文七

劇方寸已亂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

終養事臣自去年聞 命起臣國子監祭酒已

具疏母老不能遠離乞 恩侍養未蒙 俞允

臣泣請臣母偕行母時卧病見臣迫切強勉扶

病而行中途聞 命擢臣南京禮部右侍郎臣

母隨臣任所迄今十月有餘未嘗一月無病蓋

因臣母稟賦素弱生平多病又值臣弟臣父相

繼亡逝臣時在任無人慰藉過於哀傷遂至枯

槁及至南中暑兩頻仍水土不服視在家時病

特加倍臣見臣母如此未嘗一日自安臣母強
為無病勉臣盡職勿以為念夫人臣精白一心
盡職以事上忠也移親執祿奉教以周旋孝也
臣平生所學惟此而已其敢忘乎延至十一月
大冬嚴雪之際而後臣母自度其不堪也臣為
市重裘以衣不溫也又為置爐炭以炙不煖也
原來臣母血氣久枯飲食鮮少血氣枯即無以
充其榮衛飲食少即無以養其臟腑生長嶺南
無雪之地乍見皚皚之色亦加凜凜之驚於是

苦病之狀不能掩臣於定省之間而臣盡職之
心亦不能少安於病母之側矣臣母猶謂臣曰
兒勉盡職吾老身自與諸孫歸也臣聞之不覺
氣絕南中到臣本縣為里四千中更長江彭蠡
之險梅嶺之阻雖壯夫尚且難之况臣母老病
臣能忍乎臣壯歲策名蒙 恩作養以至於今
正使捐糜此身無以報 天地高厚之萬一矧
今後又在官百僚師師莫不矢志涓埃勉圖夙
夜實千載之一時也臣雖至愚亦何嘗無犬馬

之心茅茹之願哉惟見臣母捨分困苦捨分危
迫臣獨甘好爵而不為安全之計可謂孝乎雖
使不識字之人皆知其非孝也臣恐如此而求
盡職將有陷於不忠而不自知者臣是用惕然
內懼而不敢不哀鳴於君父之前也臣查得
原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鄧以讚以母老乞恩
終養隨蒙皇上軫念特賜俞允臣今母老
相同而臣無兄弟伶仃孤苦又有甚者言至於
此有淚如雨天地鬼神實鑒臣心臣供奉詞
林與以讚同是以敢援此例以請伏乞憐

楊文家藏全集

卷之一

友九

臣母待盡之年

憫臣萬不得已之志

准臣

回籍侍養是即匹婦得其所之一端亦皇上
孝治中之一事臣歸鄉里即申明孝義於鄉約
之中以少裨康衢擊壤之化於萬一敢曰報母
之日非報至之年哉臣無任激切懇禱之至

恭勸講

聖學疏

丁酉秋七月

南京禮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奏為敬陳修
實之要以崇聖德以應天心事昔人有言

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夫由太虛有天之名而顧應之以實何也政本於心心虛而政實修其實者非遽於實乎求之必思其本思其本則不得不致其虛致其虛者識吾心者也識吾心者識天心者也天心惟虛也故能以實應聖聖心亦惟虛也故能以實應天邇者 宮殿頻災夷虜交警皆 天心仁愛之實也 皇上處此安能不應以實哉修實之道人人言之矣如 大禮

當以時舉

大工當以和會威不可弛也而不

楊文家藏全集

卷之一

友十

必勤於遠財不可無也而不必採於山言路當開遺賢當用皆實政也所當亟修者也然臣以為此數者皆非 皇上所難惟慮 聖心未嘗與太虛同體耳故臣特以致虛之說為 獻得其虛而實自舉矣恭惟 皇上繼天立極二十有五年矣始者承事 郊廟罔不祇肅承懽聖母罔不齋慄卹民隱則不愛 帑儲遇雩旱則不難 步禱如此 聖德雖使堯舜處此安能遠過是孰為之哉 聖心虛也是心也柔以

始而有不以今而無惟不自覺而已昔孟子指齊宣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而王時百姓譏其愛財者孟子獨明其不然齊宣曰夫我乃行之而不得吾心子言之而我心戚戚焉何也孟子惟自識其心故足以識齊宣之心齊宣惟不自識其心故替其保民之德甚哉識心之所繫於理道者大也 皇上之心堯舜也何論齊宣臣今亦願 皇上自識其心而已 皇上之學博矣恭聞 深宮之中無書不讀夫書有限之

物也 皇上之聰明無窮者也以無窮而循有限則厭而輟也固宜倘以此聰明而求識 聖心是以無窮求無窮也夫何厭耶夫何輟耶方今 廷臣皆蒙 道化無不講於求心之學者易曰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皇上儻有意於斯道臣下必群起而敬應矣且以孔子至聖自十五志學三十而後立迨至七十乃不踰矩其學之不厭如此敢謂皇上所學已至無所事學哉但所學者乃作聖

之大學而非尋章摘句之末節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臣願 皇上時御便殿親統儒臣假以溫言示以無畏如唐虞之際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藹然家人父子之誼而與之上下其議論而所以議論者或遠稽或近述惟以求識夫此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故學以識心乃所以作聖也以 皇上之大聰明肯少留意於此未有不得者也一得之後自然與 天同運矣孔子曰唯天唯大唯堯則之則

天大德也獨歸之堯 皇上一得此心而與

天同運亦堯而已矣千載一時萬世之福也此

臣憊憊願 皇上之學以求識此心也後世稱

堯舜之高行能抵壁於山投珠於海夫貨寶入

情之所戀也而堯舜能棄之豈不謂難然自堯

舜為之乃易易者也何也吾之真心乃為真寶

而世上有形之寶乃贗寶也堯舜得真寶而棄

贗寶何難之有故心者萬行之所從出也方今

災害並至 明主恐懼於上群臣修省於下莫

不思以實應 天而臣獨以學問為言近於迂
矣臣見漢儒董仲舒告其君以天人之際之可
畏亦惟強勉乎學問而萬世未嘗以為迂臣雖
愚安敢出仲舒下哉且仲舒知強勉之學問而
未知自然之學問也如臣所謂求識此心者乃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天道也
故應天之道莫要於此臣聞昔有野人食芹而
美欲以獻之於君後世傳其事以為至忠夫芹
也而可以上獻野人也而可以效忠臣蒙 恩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上三

作養讀 中秘書游歷清班迺晉卿貳則其分
加於野人臣少受父訓壯習師傳惟此學問易
知簡能則其美亦自諒加於食芹也臣敢以為
獻矣伏惟 天地之大 日月之明鑒臣朴忠
而少加之意幸甚

請送母回籍疏 戊戌春正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母病思
歸日切子情不忍坐視懇乞 天恩容令扶送
回籍事臣廣東惠州府歸善縣人臣母素多病

臣未達時常夜祝天願母逮祿養以慰慈誨及
叨一第以史職事 陛下二十年臣母不能從
臣而臣猶安心者以臣有弟存也及臣弟亡臣
摧心成疾請告而歸臣父又背臣而逝當此之
時臣不自顧惜自分必死臣母朝夕籲天以生
之臣生而臣母益病臣父服闋墓土未乾伏蒙
聖恩以祭酒起臣臣以病身守病母知不能遠
離具疏從 皇上乞終養而微孝不足動 天
未蒙 俞旨對母號泣不知所為臣母見臣如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十四

此遂許與臣偕行臣既得事 君又得養親當

何如其慶幸者及中途聞 命俾貳南禮風土
相近母子相持自謂捐糜以圖報萬一亦甘之
矣孰意臣母鼓臣供職外示無病而病實甚於
在家之日竟一月不能食米二升竟一年不能
離床三旬臣待罪南中二年矣日漸一日惟事
藥餌禱祈以冀愈臣母而病以日甚臣母亦遂
不能慰勉臣而以首丘望臣臣一聞此言五內
如割方寸顛亂雖欲勉強盡職安可得也查得

南京吏部職掌內一款云凡南京各衙門官員
有父母迎養在任因老病要乞扶送回籍者奏
行定限放回仁哉 聖制所以教臣下孝也近
例又許南京吏部勘實立限放回按季咨報者
蓋慮老病之人如風中燭早一日則遂一日之
情尤至仁也由此觀之臣得引例而行者也緣
臣去冬十月內蒙 聖恩改臣南京吏部右侍
郎臣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部中原缺尚書
臣行自管部事則勘實者無為臣勘放回者無
為臣放臣固不敢引例而輒行又安可貪位而
忍母哉爰具迫切至情籲鳴於 君父之前伏
乞 昊天明旦鑒臣萬不得已之情憐臣尚有
可為之孝放臣扶母回籍則天下之為臣子者
皆將感 皇上錫類之仁而思罔極之報矣奚
有於微臣哉

請

冠昏疏

戊戌春二月公本

南京禮部等衙門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臣
楊起元謹 奏為嘉禮過時義難緘默懇乞

聖慈采聽輿情以成大慶事恭惟 皇長子冠
昏之禮在 廷諸臣若禮部若禮科若大小九

列或一 請而再或再 請而三皆謂不但當

其時抑且稍過其時矣臣等待罪 晋都獨無

此心此責哉而默無一言者謂此舉發自 聖

志當弗籍于人言而贊自近臣亦無庸于多瀆

且 晋都離 闕廷數千里邸報經旬始達驟

際之駒既速屏營之慮每遲退思補過豈敢有

忘進思盡忠恒恐不及是以今日慶典莫大於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一

六

皇長子嘉禮臣等亦惟延頸舉跋遙望而逃聽

也望之又望而歲復春矣聽之又聽而春復仲

矣臣等思之曰此時此禮寧可復蹉跎耶及今

而猶不一言即臣子之義安在記有之曰禮時

為大詩亦有之曰嚙嚙鳴鴈旭日始旦夫以禮

言之則不可違者時也以時言之則不可過者

春也月令仲春之月桃始華倉唐鳴聖人皆於

是時理陰陽之和正室家之道故桃夭之詩曰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葛覃

之詩亦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此二
詩者皆周南正家之化也載觀桃李之二章言
桃李之實三章言桃李之葉桃李至蓁蓁其葉春且暮
矣亦尚可以行于歸之禮則仲月可不必拘也
稽 祖宗時冠昏之禮年十二至十五皆得舉
行今 皇長子年十有七禮不云乎合男女頒
爵位必當年德臣等不勝大願願我 皇上深
惟禮時之義番意鳴鳳之詠聽葛覃之黃鳥觀
桃李之華實乘春時和發 德音下 明詔使
及時選擇而以辰之正以月之令首行冠禮示
天下成人之道幸甚臣等虛叨祿位無可補報
即今陳說已為後時不勝愧汗不勝惶恐臣等
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請補本部正卿疏

戊戌春三月

南京吏部右侍郎臣楊起元謹 奏為部卿久
缺京察屆期懇乞 聖明軫念天工速 賜推
補以重 祖宗根本事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庶官猶不可

曠矧其正長乎矧根本重地之首曹乎 皇上
不以臣為不肖去年十月內改臣本部右侍郎
十一月內到任筭事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臣前
無正卿可視惟咨故實而行幸而部務類循襲
故常無大舉動然臣每惴惴然惟不免於差謬
咎愆是懼矧今兩京考察之期已近 番都百
司淑慝攸閔雖衡鑑至精者亦須彼此叅驗見
聞互質積日累時乃能無失以稱我 皇上陟
明黜幽之至意如臣綿力真以蛟負山臣知簡
在有時然遲以數月恐不及事古人有言家事
任長至於國事何獨不然列卿所以貴長者謂
其資望重則具瞻肅也謂其閱歷多則謀猷審
也又謂其事 上久則知德意也今南京兵部
尚書叅贊之職所繫最重南京工部南京都察
院正長任皆匪輕一時并缺印多兼署雖莫不
兢兢奉法惟謹然心分於兩用事難於專責見
今又有當以齋捧行者有當以考滿行者大抵
六月之後南中九列幾於無人方今東夷未靖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桑土貴在豫圖
而空虛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內以母病乞歸
已蒙 旨下吏部吏部謂臣署印未便 題覆
臣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
是以不敢不及時一言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
早為本部推補正官無致臣不任僨事至於南
京兵工兩部尚書南京都察院掌院之缺并
勅吏部速議推補庶天工無曠而我 皇上所
以兢業萬幾者斯無不至矣臣不勝激切屏營
之至

長久不嫁不及一書伏望 皇上勅下吏部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
日今坐視病母度日如歲然一日居其職即一
日業其官入則言孝出則言忠臣子之大分也
西空盡至此臣竊憂之臣正月內以母病乞歸
事變可虞南京去海不遠綢繆桑土貴在豫圖

續刻楊復所先生家藏文集卷之二

門人趙厚編次

盧琦校閱

姪見昕訂正

男見駿發梓

序

壽南大司徒應翁陳老先生六十序

應缸陳公督儲于南都三載矣九月之廿有四日為公懸弧之辰地曹諸君知公豈弟和平油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字一

然可親也謀於是日歌松高之詩賡之以南山

之章以稱觴于公其有言者曰古者有所獻也

必有以先之其在今也稱壽者恒先之以言安

可少哉乃遂相率以請言于不佞不佞非能言

者也惟公嘗總督吾粵其規恢厝注之大者不

佞時守先人丘隴得聞其槩及是兩歲中叨從

公後親炙德輝益有以知公之為人則於不能

言之中亦有能言者蓋嘗讀尚書君奭篇周公

謂召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釋之者曰天無

私壽於人也。惟至平通格于天者，然後壽之殷之諸臣有平格之德，獲壽于天，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由此觀之，天之壽君子者，所以壽國脉也。然不言君子有他高節獨行之所難者，而但以平言之，何也？昔者洪水泛濫，民皆依丘陵以居，及禹治之，然後降丘而宅土。此明高山之不如平地也。人之性平是故，目有同視耳有同聽，心有同然，其同視也，即天之明；其同聽也，即天之聰。其同然也，即天君之太然者也。人一天

而已矣。匪平也，何以同匪同也？何以人匪人也？何以天故天之道亦平而已矣。人而有不平者，賢智之過也；賢智之過，過乎天也。天道下濟，故過乎天者不足以言格。而格天之德，恒歸於至平之人。周公之學傳自文王，周易首乾格知天命矣。平之一言，實其洩天之秘也。予不佞，以此而諦觀於公，不亦有得於平之道哉？公督吾粵時，嘗擘畫諸經費，不欲以清節掩前而窘後，豐約務適。其中又嘗經略香山澳諸夷，不弛以縱。

不擾以驚數萬夷醜翕然盡為編戶此古人所謂非朝廷之力能制其命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者也公之督儲南都也南軍所天在於儲粟有司多玩不以時輸公首請于上嚴舉劾之格于是列郡奔趨之罔敢後公自是不動聲色而事集南都之儲墉崇柳比及不能容至於露積營司亟廩倉是修猶恐不及若此者皆公至平之實用也推此以往又焉往而不得其平則公之所以格天與天之所以壽公端在於此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字三

公之所以保乂我國家與國家之所以度殷周之隆者亦在於此予不佞所謂於不能言之中亦有能言者如此而已矣不識有當於諸君乎否也雖然愚尚有獻焉南中祖宗根本地枕江負海自昔稱為土綿力薄所恃以守者六軍之衆夫國無常強無常弱用法者強則國強用法者弱則國弱當高皇肇國于茲所用以迎擊陳友諒於獅子山者非此衆乎承平二百餘年矣邇者不靖命將徂征而狂逞未已

皇上念頤根本申飭當事者謹防守焉斯必有
講 高皇之故蹟倡舊軍之銳氣者於斯時也
所以給餉饋無匱乏之虞否耶吾知公籌之已
熟也蓋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公今
非南邦式耶南山之章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蓋信乎公為邦家之基也已諸君愈以為然遂
書之以佐觴

壽大宗伯平泉翁陸老先生九十叙

背而韶苟而黃齒而覲皆九十之狀也太公之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字四

封於齊鬻子之為文王師衛武公之箴傲於國
皆九十之人也其在我 明太和元氣軼隆成

周肆我大宗伯平泉翁巋然再瑞於今日猗歎
休哉翁年三十餘方以文章魁天下五十餘然
後生令器年幾七十然後以大宗伯致仕此三
者所翁得之皆不為蚤然後生小子誦翁之文
仰翁如太山北斗自兒童而皓首者何限而大
行君既成進士徵寵于 皇上歸侍翁養者十
餘年連舉孫子七八人 遶翁膝以為懽翁以弄

孫之暇緩步適園以觀手植花竹果木之類皆
森森然修長茂密足以供琴奕之娛人之所以
仰翁者翁固付之無心而此二者翁亦樂乎不
也然則初之所以遲遲者乃後之所以綿綿者
歟宋人之詩曰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此言
雖小可以喻大然而翁之超然自得於大道之
中者則迥出於世福之外愚特就衆人之見言
之而要非所以論翁也翁嘗病夫勞者等之夸
父逐日臧穀求羊而曰至人以萬世為箕裘蟬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友五

蟬以旦暮為大年推此意也漆園氏所謂於致
福未數數然者也惟翁之未數數於致福此福
之所以駢集於翁而不可辭也而或者謂如太
公鬻子武公皆有佐周之功而翁自登朝以來
多退休歛藏未盡其用疑默用養生家惜精嗇
神術者愚嘗讀翁論易逆數及坎離之旨見翁
未嘗不透其說然已得其上乘無為之道決非
待居休處寂而後用之者又觀翁餘年紀幸之
語一飯不忘君矣要翁所以輔世長民者自有

在也而世以迹求之得乎漢世人主修袒割之禮隆三老五更之儀徒美觀聽曾何益於治而許由尊唐嚴光重漢安在其孰列也故夷惠師世阿衡佐時異位而同聖非孟子孰持其衡有虞氏之治天下不及陶唐氏有虞氏動天下以風陶唐氏被天下以光也翁天壽平格前後膺皇上遣使存問歲給夫廩高節表寰宇清望灑六合聞之而躁心夷即之而艷心澹光哉皇祚不既多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翁之謂也南中九列卿士某君輩等相率以稱觴于翁而屬言於起元者謂起元為翁詞林後進平日仰止翁獨深且已丑分校禮闈於翁令器大行君有佳士之得而翁猶子南大行中陽君以論學相友愛又至篤也起元末學踈淺雖不足以稱道翁萬分之一而竊喜平生所願慕者一旦得藉以姓名廁諸君子之末而垂翁之中堂可不謂幸厚耶是以不讓而

書之

誥封中憲大夫閒溪黃翁七十壽序

常熟有隱君子曰閒溪黃翁有子以甲科刑部
卽出守吾惠五載擢副憲矣余惠人也副憲公
守吾惠時能以精明運其仁愛為十邑圖永久
之利時有所矯拂於上之人而不卹百姓陰受
其賜而不知者多於所可知者余從士夫後深
為桑梓感公而公亦以意氣取余余自朝淥省
于家者再公未嘗不下交盡驩也今年秋余奉
命典閩試復淥便道歸省公已鎮嶺西乃遣使
來寧余遂命之曰老父幸生昇平之世屆明春
之二月二十日則七十之會也子僅不肖一人
迺以升斗之故羈跡嶺海數千里外不遑盡子
道于階前欵不悵悞不可淥已昕夕私計惟淥
我公一言以錫難老之寵以揚蓬華之光則不肖
庶淥少慰萬一余誦已感嘆久之蓋不遑之念
有相觸者而公懿親侍御顧襟宇君與余同年
最厚數年前為余言封君閒溪翁之盛德余不
能具述猶恍惚識其一二焉大畧言翁長者其

忠直慈仁蓋得之性云自幼讀書輒了大義不
樂為舉子業頗事治生迺賦役纍纍不休且以
以率直故屢被中傷中年家漸落然延師教子
則不言費嘗急友難而免其父櫬于火有寄之
金者默知其不義封識宛然還之遇後有大不
便者寧身歷其艱而事竣必白之當道以脫後
人累其尚義舉不事脂常若此以副憲公貴膺
誥封大夫者再矣而衣不曳錦食不兼味朴約
自甘晏如也至於賑貧拯溺好義施仁較之布

楊大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友八

衣時益勤以閤侍御所稱翁祖父世德及閒溪
所自號旁及舅氏尚多瑰瑋之行余不能記矣
然要皆為植慶積善人也今公惟教我曰自不
肖之登仕也十五年於此矣時勉不肖以寬
馭民以誠報國嗟夫子能仕而教之忠非盛德
君子其能然哉余嘗觀古者養老之禮有憲有
乞言故養老者非以優老也以其有厚德然後
獲福而壽故藉是養也法其德行而又記其言

語而宣播之民間此五帝三王之世所以歛時

五福而敷錫厥庶民也我朝習鄉養老其制即古所謂憲而不乞言者然相沿之久視為文具矣而士夫家每以文稱壽得_以具載者頌朴茂之德古云禮失而求諸野今公失而求之家則猶有惇史之遺意焉然德不稱言而虛事表暴則亦無益於風倍人心矣若聞溪翁者真所謂德之惇厚而可憲者也余方憾不得執通家子之禮拜翁於堂以私乞一言以淑吾行也頌煩副憲公蘄余言哉予幸能識翁一二之德今承副憲之命而得揚誦之以為風倍人心之助也則雖不文亦當竊附於古人惇史之義矣

祝許母任太夫人壽序

周易首乾次坤張子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母固當次父然歸歲首坤又何以稱焉老子曰有名萬物之母而有以異於人而貴食母也是歸歲之道也然其所以首坤者何也頌有之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則母道隆也自古及今得母道以克昌厥胤紀之載籍何可枚舉至於孟子

亞聖也而世孟母尹焯大儒也而世尹母吾廣
若白沙先生亦真儒也而世陳母則母道之隆
亦繫其子矣若予友向南許子之母任太夫人
之有向南許子也太夫人之母道安得不隆哉
為其位諫議貴顯歟則又有貴顯者矣為其交
於當世賢豪致多頌美歟則入有多頌美者矣
貴顯不足為母氏歡也良貴存焉頌美不足為
母氏樂也仁者義在焉吾何以知許子之然
哉許子以易魁多士時予適學易於先師羅子

楊文家藏文集

卷之二

友十

以乾為究竟以復為入門許子聞之不待其詞
之畢也而精神煥發予抱無用之學而求友於
四方不為不廣而許子獨予信予以是知許子
之所存有以異於人也鳳凰之生固由丹穴是
子之母豈偶然哉今月之十九日為太夫人設
悅辰先是許子以晨昏為念得告五載太夫人
促之執道不敢不行涉跋而東訪予所以聚順
事太夫人者而其門人張君先覺鄭君宗賜張
君王佐又述其師彙有日存愛日之心時行匡

時之道語則君親一道神者告之矣又何疑哉
雖然有甚難者官以諫為職未信而諫夫何可
諫祈信後諫又安得信如此將遂隳職以保位
乎辱親莫甚焉曰君至尊遠其心不二臣至卑
也有尊者存焉吾不能遽信於君獨不可求信
吾天君乎天君信雖不中不遠蚤夜以思其信
於天君者言其不信於天君者止則吾夫子所
謂勿欺而犯之道不外是矣嗟夫又有難者今
人之學心粗而氣浮心粗則不及思其理氣浮
則遇事而易動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翼翼者鳥飛舉不停之狀也上帝不常者
也無翼翼之小心即咎且隨之又安得福許子
學已識心矣則信心而出小心而圖何難之有
信心而出職舉而親榮小心而圖患去而親安
孝者所以事君忠者所以事親豈不相須而並
舉哉若夫上觴之儀甘脆之奉則有淑配與賢
嗣於太夫人之側又若封典之重冠帔之華則
太夫人之樂不存焉子其知之審矣昔者孟子

將應聘於梁齊而有憂色母曰吾守乎吾禮子
行乎子義尹焯羞應舉其師曰子有母在焯歸
而告其母母曰吾知子以善養不知子以祿養
二母之道各有攸當向子家食五載曾無出意
而母安之則尹母也今可出矣而母促之則孟
母也乃若白沙先生終身以尹母事其母者也
安往而非時哉健乎此者之謂乾順乎此者之
謂坤子之易於是乎至母之壽於是乎隆吾與
子友所以責善之道於是乎在是以因三子者
之請而序之

楊木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字十三

贈郡太守燮軒林公入 覲序

殷周以前尚矣漢初郡守多用名將如李北平
魏雲中者屢立戰功然教化之事無聞焉至稱
循吏則渤海最著史言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
農桑種藝畜牧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由此
觀之教化賢於戰功也豈不遠哉或曰平世尚
文遭遇右武此言其迹耳其實不然夫文者上
經天下緯地而又奚有於武武亦文也故曰治

衆如治寡者分數明也明分數者如以五采彰施於五色物相雜曰文是故武得文而治武者文中之一事又不得已而用之者也漢初非右武也文未著也其後非尚文也武兼於文也

高皇帝定天下郡縣守宰悉用文臣而于要害地錯置武衛士此其勢若文武並用然者然天下之治亂繫民生之休戚而休戚之大柄實守宰烏握之守宰得則民生安而天下常治三軍五兵無所用之迨有不虞然後武士用命夫守

內郡縣而至於用武守宰之大辱也書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是故太上化之如時以足食柔遠能邇蠻夷率服是也其次安之如所謂治亂繩不可急者是也其下勝之如任豪吏為瓜牙縱使督盜賊聲為道不拾遺是最下乃無可柰何持節虎符發兵興擊矣國家文治隆洽士之登進者大抵究文之用今上御守二紀于茲方內救寧歲在辛卯閩燮軒

林公奉命來守吾惠之古龍川地也十邑之倍

剛柔異齊然尉佗嘗用其民以王號為勁越蓋亦雄偉武健之國稽之往牒未嘗三十年而不用兵公名進士學有家承天性穎敏明於治亂清濁之原故其政委蛇變化因倍而理不為畫一事務寬簡無繁興無亟役以妨農民以訟至公即得其情然不急繩也每縱使自釋則徃徃服罪輸情公輒喜喻之曰若等皆如是寧須法以治乎其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如此利不損興弊不驟革大抵苟可以無蠹乎治者公堅壁不

為少動也苟可以基乎亂者公戒備不為少啟也嘉隆之亂附郭幾無民迄今生聚不足多曠土則下縣負耒耜而至者謂之客夥而土著者謂之主姓客夥日衆且強主姓益寡弱矣見凌軋仇之勢必互隙識者憂焉曰是亂本然事造郡廷公馭之各得其道則莫不曰安得借寇三十年吾惠平平無事矣迹公之治行蓋虞世十二牧之遺範而太上化之者也所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者也漢循吏治繩之理且下風矣何

論其下者乎使天下為郡者皆公又使後來繼
今者皆公雖有暴桀難治者且柔而馴之矧若
吾惠者哉信乎三軍五兵可以束而不用蓋藏
武於文寓險於順故也甲午冬為明歲覲行而
參戎侯公帥衛視篆高君杰等先期寓書曰
公為國家固邊圉亦念桑梓今林公在惠四載
吏民享安靖之福某等雖為國鷹虎臣然無所
措搏噬日夕歛効爪牙於公而公遠我無由自
進則嘿嘿而已然杰等之無所為實郡人之福
也公寧得嘿嘿已耶予既以里中人來豫聞公
所以治吾惠者今質以諸公之言益信乃瞿然
曰安敢哉蓋予嘗宰公鄉邑讀閣故記知公族
為東南名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
妻必齊之姜彼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者何足
言哉然公所治有家譜所不載者意深遠矣

郡公燮軒林公入 覲序

公守吾惠四載化行政成而民有歌者曰平原
莫莫可耕可鑿浩浩江流可方可舟鴻鴈翩翩

遠彼中田中田有稻與汝偕飽野無置鹿不遮
溪無鼠魚不啣於是史氏讀樂魁湖之上或以
告曰民間新作此歌何為者也史氏曰盖言其
遠也嗟夫此殆郡大夫之化也夫始者予屏跡
讀禮罕接於大夫以與聞其政顧側聞於人人
大夫仁者也不沾沾於小惠其導民也不拂其
宜其齊民也不易其倍廉矣而未始劇也明矣
而未始察也引大體而舍細苛先教化而後刑
罰其於善也不以佐喜賞其於惡也不以蠲怒
罰哀鰥寡恤孤獨斷薄刑出輕繫獄無滯囚民
無冤情非有不浔已不輕用民力後之不違其
時慎於舉措重於興革不驚民以樹的不賊世
以取譽譬之烹鮮醎酸惟其宜譬之治絲紬繹
惟其緒而不以已與焉虛而委蛇與道合真夫
萬物游於天地之宇而無所闕者不惟以虛耶
室無虛空則婦姑諄諣野虛而獸走焉淵虛而
魚泳焉心虛而萬物育焉甚矣虛之為道大也
古者大道之世上無可名之功下無可書之績

官長之于其民若父母之于子時其饑飽適其
寒煖除其疾痛搔其痒病非不薰然慈也性之
而已而無慈之名至於后世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車服以庸於是爭為慈惠飾為仁恩以赴之
而性始漓矣故考績者匪以教偽而為偽之端
賞功者匪以勸飾而為飾之漸世遂有偽增戶
口以蒙顯賞者莫不惡之而不知其作始有原
也藉令抱子食孩者以賞罰為慈否即孩之食
有不時者矣唐虞之法其為中人設耶中人者
可引而之上下者也上智之士率性而行夫豈
以聲名橫其念爵賞滑其中故常虛惟虛故明
明則得萬物之情已游於萬物之天也適萬物
游於已之天也亦適夫平原固可耕鑿也江流
固可方舟也中田固鴻鴈之所止而稻梁固其
所偕飽也還之以其固然而未或優之是飛走
游泳之各遂其性也故是歌也民之自言其適
也而不知其所以適者大夫實使之大夫非有
意於使之也夫亦自適而已此所以為化昔者

民德其上則莫不形之詩歌史起令鄴瀉鹵之
謠興郭賀刺荆仁明之頌作廉范以便民流聲
於五袴岑熙以德化播譽於生髡然率指其事
著其名指其事則不大也著其名則不忘也等
而上之其甘棠乎然曰召伯所跋召伯所憇雖
不能指其事矣而猶名之又等而上之則康衢
之謠擊壤之歌至矣無事可指無名可名繼之
者其惟此乎於是公以朝典入覲 聖天子鄉
士夫為祖道供張郭門外而史氏與烏為諸士
夫誦之舊亳州刺史史平字劉先生為祭酒聞之
而悅乃曰史氏之論甚善吾聞公之學本之其
封翁尚實而羞名居今之世志古之道不欲如
世俗觀示耳目如畏壘之民歆俎豆唐桑楚楚
自以為杓之民也者是封翁之所為心也往歲
公嘗一覲矣還也封翁俱來察公之政大當厥
指則懽甚為之加饗又為之徜徉於羅浮高詠
而東茲便道歸省有如封翁聞公大得民民歆
俎而豆之尸而祝之封翁滋不樂以為感物非

其情也今民之歌不事指不名著而弟言其達而已不有史氏推言之莫有知吾民為公而歌者此果庶幾於康衢擊壤之聲而無愧也封翁聞之將謂吾兒能守吾教可偕之大道夫上以助流唐虞之化而述職以紓主上南顧忠也下以承懽封翁孝也二德者均於公之此行乎舉之而又均於史氏之論乎發之請以此觸公而遂書之祖張納之從者史氏不能辭乃稍理其語以授之

楊木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字十九

太守燮軒林公入覲序

公益以司農卽出守吾惠公八閩冠冕族家傳毛詩政事皆有法程公尤穎敏精通之居卽署藉藉有才譽屬天心仁愛皇上歲示水旱加以藩封大典壽宮大役議蠲賑用度一切倚辦大司農公劑量其出入盈縮緩急要以推廣聖恩無傷儉德條畫以贊大司農大司農如公畫咸當上意眷注大司農甚時吳中積霖為

災十室九罄國家漕東南粟吳居其大半京師

斗食以上仰給焉故事歲遣卽一人督其冗至
是難其人犬司農言之 上則以公往公至流
移滿目嘆曰吾少誦鴻鴈無羊安知此乎念欲
圖流民以上則請疏已旁午第痛自節約延訪
勤恤司牧俾優其政別殿最為籍歸奏遂賦度
闕入吳之篇歸一年所惠州無守推擇公前守
區吳孫公仁人也惠人難其繼憂之及命下得
公而後喜可知也曰是惡說蘇生負郭田者蓋
公在吳時封翁來書勉以砥礪名檢公報以詩

楊大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字廿

云惠僻在嶺之東本古循惠二州之地幅員廣
而生齒稀地無物產民無蓋藏四方爭言越珠
璣翡翠珊瑚玳瑁之貨無一有亦且不至十邑
輻輳以事一郡體貌巍然尊重矣少府所奉乃
僅僅無贏餘 天子以公來真見萬里至神哉
東新橋巨舶十餘惠人以為市往者官買物多
抑其賈舶潛去十僅存二三公下車首令從吏
毋得抑賈及需一切難得物如燕窩類歲餘舶
人信之稍稍復來君子曰此與孟嘗去珠復返

何異哉第有蹙耳公仁恕耻為赫赫名正其身
以為十邑表帥而耻見之言也未嘗為條教驅
督亦不為詩鼓舞以為此皆虛名無實徒使人
投迹滋偽十邑長吏聞以事入郡城拜謁郡庭
伺言色竟無所測其端及聞公每事節約內外
肅然皆以為法式自檢十邑之政各自以其意
舉措要歸於治而已十邑民來決平公雖聽斷
以律而意重風化取其退讓自責近於孝弟禮
義者亟稱賞獎進之使人告其邑令善視之然
亦不欲以為名也惠民皆窳不肯盡地力公每
稱種植之法為百姓言之然不欲巡行阡陌以
勞三老力田第示之意又于東郊迎春之所建
亭扁曰勸農以其為百姓歲首聚觀屬目之地
教約而及廣也博士弟子則躬為之勸課修舍
宇飭厨饌給筆札品第其優劣罔恤勞費弟子
有為民誣訟者公怒曰吾以公等聖儒將躬孝
弟禮讓為里人倡精術業効用當世何不自愛
而至小民汝侮乎令朴訟者弟子跪自責若無

所容各罷去曲直無所問上下服公謂之得體
公實厚諸弟子然無迹民莫之測故誣訟尚怙
有之然公之意始終不易矣居郡四歲比歲皆
大穰間一歲小旱公為出次旱服減饘步行露
禱者數日大雨復穰郡治南有山其秀如華架
歲大比有光如流星郡人謂之驪珠其來已久
今歲五月 夜忽見于學宮之魁壁光彩異常
藉公好奇怪左右頌羨侈於神爵矣公乃周聞
也嘗改漢循吏傳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

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衆多人主下詔
褒羨賜爵公在郡博邑民有弟讓田於其兄者
柏舟之節乃出於公卿之門斯亦足以語化矣
然公未嘗自以為得公之政務實不務名器大
當為國家肩鉅負重匪獨任一郡而已壬辰之
覲也治行已著而在郡之日淺今茲再覲則政
成而績底 主上神聖軼漢宣于吏治每不必
親見問觀所繇而耳目明達乃旁燭無外萬有
一焉垂意南越邊郡召公問治狀公必對臣所

治郡各常燠日行南陸也主德如日恒出而照
物物乃不寒引此類具言之可徒用王生教戒
第曰皆 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已耶公五馬
北首且有日九邑令長以書抵歸善晉侯曰太
守吾屬師帥也吾屬奉令承教乃幸無罪今覲
而吾屬或行或居且公積閱深恐以次補公卿
缺不復歸郡不有言無以申吾情各自為言則
人人殊無章足下盍祈諸史氏晉侯以告史氏
曰諾因據其所知者序之雖未悉然寸齒可以
知一鼎之調矣

賀郡侯梁湖程公擢副粵憲備兵海南序

今上御宇二十有七載宵旰之勤未嘗暫已若
北虜若西賊若東夷次第平定維粵東西遯處
南土瀾安孟奠及是而亦有變動之虞則莫非
天心仁愛之所寄也於是征黎之後興而我梁
湖程公特承 簡在以惠守擢任副憲董其師
公之為惠州也持大體不細苛張弛惟時不動
聲色而民安事集古稱可屬大事者其人歟惠

州去京師七千里而遠自非耳目 聖天子者
至公無私而 聖天子亦以聰明寄之耳目之
臣而不自用烏能任公之當如此公之始至吾
惠也歲在乙未而晉安鄧父母亦以是時來令
我歸善其秋大旱奸民思亂率不得逞其明年
大饑廣左右道殣不可勝數獨吾惠溝壑虛蓋
其禁暴戢亂預備有方也是時按治劉公藩蔡
公咸以救民為急虛心延訪而諸所條畫則公
始之鄧父母終之或鄧父母始之而公又終之

楊大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甲

廿四

若律宣而呂助若首擊而尾應用是登十邑之
民於春臺壽域中豈非天哉公令十邑各興社
倉遂以社學寓之師子弟之學於其中即廩庾
之守也郡學之堂且圯師生以為言公即庀而
新之又崇飾其尊經之閣訓誨諸弟子諸弟子
有被訟者必直之未嘗孜孜武備然倭一擾海
豐界輒撲之壤接接東莞盜賊時有然悉入于
法無得脫者惠州之民三數年間日享太平之
福而莫知其所為也竊稱譬之慈母之育嬰兒也

乳哺以時寒暄有節水火不逼蟻虫不螫其兒
長日益而朝夕見者殊不知也有從遠行一載
或二三載而歸始訝兒之非昔耳則不肖之謂
也不肖趨闕時嘗及公之下車睹時事之如彼
未嘗不隱憂也既三載以先慈棄養而返睹治
效之如此又未嘗不輟憂也公則民之慈母矣
有訝兒長以為公告者公未必不為之喜而豈
自功之哉鄧父母謂公將乘六月之息而圖南
且有日數載受成于公以幸無罪繾綣不能為
情子盍為我言之不肖唯唯公益昔人所謂長
者坦中而踈外闊步而泛應金和而玉節鳳舉
而麟游世上一切利祿名譽之得失前却有渙
然不着其胸次者而亦不以是為得也以故治
郡之功日計之若不足月計之而有餘父母於
公非有雅素之游也乃心行有絕相類者履任
之期不先不後三載協心同底于理此亦千載
奇事也今茲繾綣宜矣願予樸漱不足以揄揚
公之萬一適所謂訝兒長以為慈母告者念此

頗有日此其所以告也若乃審黎人之利害剗
軍旅之舉止貽瓊海之永賴以舒主上南顧
之憂吾知公處之裕如也嗣而告者其在瓊士
也夫

賀郡主梁湖程公榮擢本省憲使序

宋大儒周子曰天下之衆本在一人言在上者
下民所視傲也豈獨天下然哉有一郡者為一
郡本有一邑者為一邑本其士與民莫不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或倣之以服官或引之以訓子

楊太史家藏遺集

卷之二

廿二

曰子曰某公祖為人如此某父母為人如此近
者五六十年遠者百有餘年猶未已也蓋予自
兒時諸前公祖父母之未及見者得先大人所
稱道若目覩也迨泮遊所親接於公祖父母之
行事則入仕以來時時比擬想像之予自怪而
訪諸同寮其庭訓其取則亦大予類予然後知
居人上者之繫於教道不細也魯論記子游以
絃歌教武城見訖於孔子而子游以學道愛人
易使對孔子是之少誦亦尋常耳更事後始知

聖賢扶翼世教其作用全在于此而孟子亦曰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是故雖有分食解衣
之惠發奸摘伏之神興利除害之功禦侮匡時
之畧其出之也不過吾之一身其受之也不過
吾之所蒞而已矣與成就人才轉轉不竭者較
豈可同年而語若今梁湖程公祖之守吾惠其
大異于流俗而直追于古人者也儉營造而致
美乎黌序戢橫暴而加意于青衿糧道昂石周
公來視道務好與諸士談學公即欣然以身率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有

之為之闢堂于西湖之上會必與登眺必從微
為南國人文總萃之區公傑然為之望以春秋
受知太倉蘊藉淵博穎悟絕人守於藩臬不卑
苟微有齟齬輒相引却而公獨曠兮若谷渾兮
若濁濁怡怡兮其若孩也予在南中則聞公之
若是已而迓鄉里居倚廬公又用諸生之請命
之曰大孝不匱謂其能錫類也今迎執事於湖
山之閒為諸生解惑予辭不可得則衰絰造公
天泉公分席終講乃罷以予所考古今賢守若

文翁之化蜀以蜀物遺諸博士而選子弟之俊
秀者造京師稟學焉又若韓昌黎之化潮陽也
群潮士以教而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以公之事
考之闕堂之舉博士之遺也湖山之迎趙德之
命也所不同者周公固視漢博士勝之而予比
趙德猶為不及耳而公之為文與韓也無愧且
有過焉者矣何者文未親博士之講席而趙固
師韓者也豈若公循循然稱屬吏於周而予亦
傲然分席于公者哉然則教諸生者不在於所

講之人而在公之身其謙冲之度慤勤之意匪
怒伊教之範深入於肌膚決淪骨髓沒世而不
能忘者乃在此矣將來必有思公之度用公之
道以長治雅化他郡國而彼郡國之人士又將
用此道以推之無窮若子游所稱學道愛人者
誠不出此蓋昔董子明春秋而深慨夫倍吏之所
務惟在刀筆筐篋之間無以使天下回心而嚮
道嗟夫如公之所為使董子而在不知其如何
讚嘆也公為人無城府然嚴重馭下吏無所假

借每以山水自怡悅而郡事細大畢舉事交于
前一以順應而其籌畫必中机宜未始形於言
不求其心之白也三載以其郡治及徵治狀無
可名周稱大人漢稱長者公以之彼以一善沾
沾自喜暴其糴為蟻所慕胡足以及此鄉先生
及諸子弟徵予言以張之祖道予先已為邑侯
鄧父母執筆頗述公之功茲特論其大者諸不
贅

賀郡侯梁湖程公榮擢海南兵憲序

楊太史家藏全集

卷之二

人廿

惠僻處嶺海士生其間不見異物而遷故其風
朴茂然大人之儀容長者之言論罕聽觀也予
壯歲始發憤聞金陵為四方講學萃止之地辭
親而往處之三載乃幸有所發明蓋未始出於
家庭之訓而玩之加味體之益切平日所讀孔
孟之經書求其說而不得者至是遂迎刃而解
也常恨其得之晚而亟欲與吾鄉曲子弟共之
間有聞吾言而喜者矣然牽於舊習卒不能以
無疑而予終不敢輟予實藉朋友之力以切磋

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我也今年春梁湖程公
祖進兩學師生而語之曰子鄉有陳良得周公
仲尼之道於中國是子之師也子往矣吾將為
若寺具贄幣予以衰經辭乃即湖山之間而會
焉於是多士雲集執經而問者無虛日予深愧
有負於公而無益于諸士雖有遠適不敢曠雖
經盛暑不敢休彼我之相取正殷而我公之

寵命聿至於兩庠師率諸生請所以為公別
者予曰此吾輩真公祖也恩且罔極豈虛文長

楊太史宗藏全集

卷之二

八卅

說所能報其惟是則是倣乎予嘗誦泮水之詩
矣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夫服淮夷何與於泮宮之作哉蓋惟魯侯務學
以明其德至於允文允武也文之與武皆德所
必具者而不學則不明不明則不能自信允之
為言信也自有之自信之而已矣茲者瓊海之
南黎夷作難公受命徂征或曰我公方勸學古
文而何昇以武事感公之心為孰知公之自信
者有素而人亦以此信公者非一日推轂惟公

簡在惟公夫豈偶然公即日有以報 聖天子
之知無疑也若等知公所以報主則知所以報
公母亦力于學而克明其德是務吐之而有章
則為文施之於有事則為武夫公之造而多士
也豈以私德歆才不匱以需上之用耳故其詩
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廣公德心惟二三子抑
予不肖亦藉手以無負公盛心異日者公入而
佐 聖天子以二三子連茹而進稽首頓首曰
此臣治惠州時所造士也退而引滿自勞二三
子復酌大觥以壽而歌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若是者豈非千載一時哉多師多士僉曰唯然
之矣

楊太史家藏遺集

卷之二

字世

邑宰朋麓留侯入 覲序

不佞從士夫後既有言為留侯祖大意言侯質
誠可以事天而奚不可以事君至所以治吾邑
者未及枚舉也邑丞簿尉賓霖卿等斬予言予
辭焉言華也昔人談吏治以悃幅無華為上留
侯實近之侯無華而公等願以華事之乎即不

佞言不文然多言奚為諸君咸進曰不然昔韓
子有言物不得其平則鳴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而猶假之善鳴者以鳴之否則四時之氣有鬱
而不宣者矣侯惟無華也故吾儕歆鳴之而咸
計以為善鳴者必太史公也故相率而請假焉
予於是乎不得辭而謂諸君曰公弇弟言之不
佞濡翰以從簿霖曰簿事侯幾暮見侯清約自
持食一肉脫粟天性孝友然所奉事太史夫人
惟節遠無餘物介弟之喪殯事周身而已朝夕
所需自一蔬而上悉出俸錢易之不以取諸民
其他用度惟輕費是問不里甲煩也民有訟者
兩造具而後聽不令人追呼之間自相和解者
即置不問金矢所入僅如額而止奚贏餘之有
簿以此服吾侯之廉尉尉曰尉事侯再暮矣侯
於一邑事無鉅細周知之未嘗借耳目於左右
也尉壹異之屬職或出之民間還無敢不以實
告懼欺而見察也四境之內多客民與土著之
民不和故邑人時譁張其間侯若有所不聞不

見持其窺繫項之而自定尉以此服吾侯之能
丞賓曰巫始入官事侯不能決旬巫無以知侯
之詳然徒於容貌詞氣之間窺之蓋豈弟君子
抱淳德不事表暴者也三君之詞既畢予乃進
而告之曰善乎諸君之稱厥長也簿君得其體
尉君得其用巫君得其大矣當官之法定志莫
如廉應變莫如能廉矣而自表其廉者非性廉
也能矣而自暴其能者非全能也故又以不事
表暴者為大也廉能具乃稱良吏矣表暴浪乃
稱良士矣吏而不士焉倍也長於為吏而不倍
免予不知之矣侯其免夫久矣予之荒迷也侯
之善若是而予不從三君無所聞也抑其不事
表暴所致耶是宜諸君之歆為之鳴也然豈侯
之志哉侯之志欲使其所治之民悉得其所而
已侯今行矣尉君偕惟二君在治勉嗣侯之廣
能以佐視篆大夫使吾邑民受其賜如侯在治
時也是乃所以善事侯也而奚有於不佞之空

言哉

贈朋麓留邑侯入

覲序

孔子曰授之以政不達雖誦詩三百無以為也
豈獨詩然哉六經同之矣孔門尚已至漢世所
稱循吏及名公卿必本其所治某經事某師乃
言其政事卓卓者蓋孔子意也不佞家傳尚書
少推魯未明厥旨年三十求學於四方師事盱
江羅公始有得焉歸而稟正先君曰幾之矣次
年受知莆田陳公成進士主上命讀書中秘

不親民事然每校士輒與焉首丙戌得士十有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八廿四

八人而今邑侯最優未幾出宰寧都大得其民
諸公過寧都者譽侯至不容口乃得調長洲是
為吳劇邑前後令以星出以星入尚不能治而
侯屬有病欲卧治得乎乃調歸善按令甲郡國
吏病當免而顧調者知侯固才也不佞既守史
局無能効尺寸幸所舉士多受民社寄者得藉
手矣乃侯又在吾父母邑邑自嘉隆間赭衣蒲
山戶口耗減賴維揚顧公平定迄今二十年生
齒尚未繁嘗讀吳越春秋言句踐欲生聚其民

其於民男女婚嫁及保嬰食孩各有法二十年
遂以沼吳吾邑惟不得句踐故若此遂使下縣
外郡無藉之徒竄入邑碁布星列無之而非容
夥客勝主遂無忌憚邑幅負最廣鄉聚遠城郭
者二日始達所恃以維持者獨鄉約而容夥不
為約彼自連結成黨有所小不如意輒互援廷
白無嚴焉侯之治邑適當斯時蓋隱憂之又常
抱微病比懼手足之疫益病侯在邑三載日日
歆解印綬而上官不聽然侯自有學術其治未

嘗必治要以無亂而已如龍泉太阿匣而藏之
不輕用其光鉉而魑魅魍魎莫之敢干侯多病
而治效已然矣非達於政其孰能與於此漢黃
霸治郡最著本於受夏侯勝尚書尚書與他經
異其道專政事侯不可謂非尚書之效也先是
博士弟子多執經事侯侯以政事之暇為諸弟
子品藻經义人人自以為得師有竊相語者曰
藉令以侯經術勸講人主之前何論桓榮哉乃
屈首簿書棲鳶凰於枳棘也其心服如此侯以

覲行邑博士秦君謨祝君一桂符君一鸚暨諸
弟子劉惟選陳昌言等百餘人徵言于不佞以
為祖道供張不佞因藉博士弟子為侯言學者
之治經也如視日然其始也如視初出之日融
融爾其久也如視方旰之日熙熙爾其終也如
日之中于天乃無所不照夫書之為義也精且
微矣二典三謨甚至也三代之治於是乎取衷
焉而未之至也如有能為二典三謨者唐虞之
盛可立而躋不佞猶求之而未得其說向之學
於盱江者若存若亡吾夙夜惴惴焉今築室魁
湖之上將忘室家謝鷺紛專精神壹思慮以攻
之庶幾乎將食其實也侯且行矣數月而還邑
尚能訪我於魁湖以驗不佞之所至不佞雖病
然已成言敢不夙夜強學以待

邑宰朋麓晉侯入 覲序

歲乙未天下藩臬郡縣淩當入覲敷奏以言聽
功能車服之命于 天子恭惟 皇上御宇二
十有三載舉典者八而吾邑晉侯更三始者以

寧都調長洲覲不行繼以又調歸善亦不行覲而行自今歲始人臣之事君猶事父也覲而得叩丹墀望清光中心良自慶幸豈必爵賞錫予然後愉快蓋天性固然耳矧侯更三覲而僅得一其慶幸尤當倍恆情者然士民進觀于侯若有蹙然不自安之色間以語所知曰我治歸善不若寧都逸寧都之民健壯而曉事歸善則汶汶也有一善寧都之誦載道而歸善罔聞也有一不善寧都之謗亦載道而歸善弗知也吾逸於彼而惠澤更下逮名更彰勞於此而惠澤反不下逮譽反損吾入而見主上追惟向之所以見旌者既愧不勝焉又計乎今之所報稱者不昔如也盖愧與揣合吾無以自解也或以告予予曰然人臣見君其情固宜如此君天也若操賞罰二柄即天之禍福也其誰敢曰我有德克享天心天必我福無亦皆戰戰兢兢怵于難謀是謂敬天畏天人臣受百里之寄于君有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皆予辜也歸善為邑號四十

里山川糾結盤礴以幅幘計之殆數百里聞見所未及化誨所未周者何限能一一得其所乎吾安能滿于懷而茲者述職于君又安得偃然而已乎宜侯之蹙然不自安也是謂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有是敬畏之心存於中即侯之舉職也亦無有怠而不修弛而不振者矣侯予所舉士知其為人質誠如陶匏鹽粟大羹玄酒朱絃越席雖不中世程而可以事天世所尚一切媵姍纖趨突梯脂膏之態絕無有焉政事稱是左右無風生之吏下里無犬吠之擾無察察之明而大小之獄必以情無沾沾之惠而行罷之宜必以類夫赫赫聲世所尚也以侯之才宜無不能為而寧若是此其中必有不屑與時偕競榮名者人不得知而天必知之侯能事天矣而有不足以事君乎而猶蹙然不安於其行也吾故謂侯敬君如敬天畏君如畏天也且人之咎生於自是而善成於不自足自以為不能其民必能其民矣自以為愧其君必不愧其君矣

巧於取名者多自謂能且無愧而乃無其實侯
務實而丁茲覈實時侯奚病焉瀕行鄉士夫為
祖道郭門外欲予一言以舉觴于侯予與侯既
有一日之雅義不當諛且不佞亦非能為諛者
也但引人臣事君之義與吾人所以自治者告
之

賀大司馬大中丞督府如翁老公祖陳老
先生大人壽誕序

壽之道大矣詩若書稱之而不期於諛秦漢而

楊不吏家藏遺集

卷之二

字九

下每當聚會輒舉觴相屬至稱千金壽賓奉萬
年酬亦不必諛也諛而壽自唐有之匪獨臣子
藉是以致忠孝於君親卑幼藉是以致敬愛於
長上亦君親長上所願以敷錫於臣子卑幼者
也是故在下者舉之而不為諛在上者受之而
不為驕禮有起於叔世而可以不廢者莫踰于
此 御史大夫維揚陳公撫西粵之二載受
命總督兩廣于時為東粵大將軍者童君元鎮
則西粵人也遣使來告史氏曰公蓋以六月之

某吉諛小子鎮將趨蹌公庭稱觴為壽惟公

先太翁轄我西粵時嘗優給小子鎮受恩一公
撫吾粵自小子鎮之家以暨嫻友無不蒙安襲
慶者受恩二公今總督兩粵小子鎮實執弓纛
鞭弭受節制于門下受恩三矣夫鎮也何敢以
私恩為大君子報抑鎮也國之瓜牙也惟公實
為腹心譬之飲食實諸腹而後外體充焉譬之
好惡動諸心而後百體從焉是以為人者莫不
以其腹心之康寧壽考為願茲小子鎮也幸侷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甲

瓜牙矣寧能無所稱願于腹心者矧又激于再
世知己之恩故不容已然公之節類公儀休於
物無所愛惟羅浮之桂酒芬馨清冽而先生亦
羅浮人出言有章二者庶足以當公惟先生母
斬于言小子鎮將登言于錦實酒于觴致三祝
焉庶公之不我拒乎史氏固史也而野不能諛
人先是公以滿最膺 寵錫藩臬諸大夫蘄言
史氏弟依古詩之詛以報不謂果聞于公而以
書來言夙聞梁化竟內有羅浮山其山從海浮

來合乃霄壤間微獨物有合士亦有合即公此
言予雖不自知足以仰合於公者謂何然決知
公好古故不我睽也夫羅浮之來古矣吾鄉白
沙先生嘗歆卜居稱澗邊黃髮不減巢由云其
山無金碧瑰麗之觀故其人無諧媚華潤之習
中州薦紳率私語羅浮虛得名耳莫之艷也予
家山之麓蓋囿焉而不覺今公首稱茲山以及
於予非好古之槩歟然公之車轍且未及至羅
浮而予病懶相成亦未能造謁于公未知公異

時不謂羅浮虛得名異於中州薦紳者何如也
而遂徇童將軍之請再以其不文之辭先桂酒
之觴以溷公其可乎哉雖然此億說也古之君
子盖不必色相覲也言相聞也而風傳神接矣
又奚疑予與公焉童將軍稱爪牙腹心其義甚
大赫赫南海以大將軍之力為督府壽豈伊不
能致合浦之珠璣豈伊不能來西洋之杼軸豈
伊不能採越裳之翡翠豈伊不能聚島夷之筐
篚而桂於羅浮者酒焉人於羅浮者言焉童將

軍又非知公之有契於羅浮而故授之也無乃其明於大義故其喜好自與衆殊而與君子默合歟是足以稱壽于公矣書不云乎天壽平格言殷臣世薦忠貞昭格于天壽身且壽國也詩不云乎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周家得賢立太平之基人樂之而願其壽也二者公皆有焉童將軍所謂稱願于腹心者宜取此若乃先太翁嘗兒子撫將軍公今巍然節制之無亦曰先公培養為今日之用頃者東夷不靖海波告揚雖欸叵徼福于先公實寵綏之以效爪牙國家若是者又非公之情乎予所謂壽也者卑幼藉是以致愛敬於長上亦長上所願以敷錫於卑幼者此之謂也

守道吳公蕩平積寇序

惠潮稱太平無事十餘年於此矣而猶有號為良民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自正德間王文成公平泃頭諸巢為其阻險而酋長李鑑最黠又首效順故且撫焉以有待云地介惠虔之

間饒竹木魚稻李酋既擅其租賦則官府之行
李徃來時供其匱乏至於賈客挾貲出於其途
時或陰令人間道剽取即有問者陽應以他盜
而前是奉天子命臨鎮邊境者上一以虛文
相蒙莫敢控訴縣官懼激變獲罪隱忍莫敢發
故李酋得逋天誅父子孫相繼其後復有江酋
竊李之半相與盤據百年名為無動而實吾惠
潮不測之憂去歲客有貿納者殺而奪之一人
逸訴軍門下縣捕殺緝客者縣捕急江酋怒殺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人四三

其左右二人守道吳公初下車聞其事曰此不
可縱也令縣具以實報軍門府下檄暴江酋罪
狀諭其黨縛酋出者受上賞不者且加誅令至
其黨喜愕江酋知不免就縛道中服斷腸草而
死李酋與其衆反縣悉起鄉兵捕之諸巢內應
賊逸出定南界公策其必走急發戍城兵乃自
移鎮龍川以便調度於是官兵急追及賊戰於
下拔飛礮擊其前行殺賊數十人賊敗乘之急
擊殺二百餘人餘黨悉降其諸巢肺附岑崗者

咸自詣軍前歸命願離其險處之各鄉與良民伍於是其中膏腴之壤令民得占為

業蓋山谷之淪為窟穴幽昧百餘年而一旦日月照臨矣茲舉也賊効倒戈之義鄉有即戎之勇不費斗糧不傷一兵以三旬之功夷百年之寇匪公高明凝定文武為憲惡能動中機宜若此哉始賊棄巢出而公之初款移鎮也外議懼功未必成且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谷縣始捕賊何急之反耶予聞其言不覺憤切曰此復欲以往年激變之說繫縣官手足也如此則分符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八里

綰綬而來必低首下賊不敢出一氣乃可耶吾意公必不然嗟夫公果不然蓋公之所以成功者非獨方略奇亦大體得也予生長於亂能言往事患之山寇初起甚微蓋不過百數人而患之各鄉堡丁壯甚殷完也以殷完之丁壯而驅初微之寇如群獵之於豕鹿不待年而盡矣彼肉食者畏寇猖獗則朴殺丁壯以悅之甘言遜詞招撫之惟恐其不肯為岑崗也招撫矣則吾民束手以待其來或與之敵則官府數汝何事

殺吾良民朴殺之如此幾二十年賊之所殺與官所自朴殺大抵相當然後丁壯盡矣十年之前惠自一城之外悉為盜區此何等時哉今不同矣如殺一絹客則客得以訴於軍門縣捕賊賊反而縣官得率鄉兵以與賊從事至其所以收賊成功者鄉兵之力十居其七八矣向使十年前其上下相通之情若此奚至盜賊橫行者二十年又使今日之計如十年前之計則江李二酋潰冒衝突不可收拾或要我以無厭之

求挾我以難塞之請皆未可知也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成也曹以為易敗也曹以為難非知計者也愚以為公之所以成功者其機在於使縣官得伸其氣以予所聞宇縣之內以招撫為名而實負固梗化若岑崗者蓋多有焉其縣官不低首下氣惴惴然恐以激變取罪者蓋無幾矣公指日建旄持節經營四方入為大司馬統六師一以此道施之可使天下如人一身血氣周流而無壅晝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

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此保泰之極思而謀國之完計也嗟夫非公其誰與耶

虛我廖公以郡大理召補司徒署序

聖天子盛德日新君師之道日隆有意於丕變士習然推行有漸不弛不棘蓋嘉隆之末其習偷故始焉振之以明作已而習刻故繼焉和之以廣大已而習蕩而莫知所適以至於茲故宜歛之以浮實是以 皇上兢兢日警于有位臯陶之謨曰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此之謂矣

楊文家藏文集

卷之二

辛巳六

夫人主之心一動即兩間訢合萬靈効職孰謂不生浮實之士以應其求而為之士者孰是不茂淳實之德以從其欲者哉若我司理廖公蓋其人也萬曆壬辰 聖天子策士於廷取西蜀之士二十人而公預其選公固以治春秋高等受知 聖天子已而得惠之司理一以春秋之法聽斷民訟引大體不苛細雖與律比而恒以倫理教化為重素性狷介在郡六年冰蘖自持不少改世嘗謂廉者不免於刺予驗之良然獨

公未嘗刻何也則以公未嘗為廉也士方窮居
草茅坐誦書史恒患不得一當人主之用藉使
得當雖貧亦甘之誰無是心及徼倖際會輒更
其素志若夫有道而不變塞則士之常也而孔
子稱其強愚謂士固當強耳豈當弱耶彼為廉
而卒於刻者類皆弱植之夫聖門之愆人也夫
公亦不愆其素而已矣夫不愆其素何為而不
得孔子思有恒而重惜夫無而為有虛而為盈
約而為泰者又云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無恒
者不能為其小則有恒者能為其大可知矣

聖天子所宵旰思淳實之士有以也若公者豈
非天薦以應 聖天子之求而公亦茂修以從
皇上之歆者耶雲龍風虎誠不偶然吾想一時
並奮者多公其人而不患於同寅協恭之寡助
也已公行且有日於是邑令某等當供張從公
出祖北郭謂公雅好史氏史氏與諸生談經天
泉公常臨聽之隨掄俸若干以給諸弟子茲行
也安可無史氏一言史氏既重公之為人不敢

以不文辭也是為序

賀大中丞兩廣制府如翁陳老先生榮膺

錫祉詩序

公受命督我兩粵也寔自西撫蓋西人蒙澤二載矣公始以奉常授節鉞奉常秩得與大中丞通績於是以前報政天子嘉之贈公先世至祖廕一子國子生自新命督粵至是僅踰月而寵錫駢蕃天休申集前此所未有也公之撫西粵也嘗以三事定要約謹斥堠禁妄戕為疆吏戒一墨不事事為有司戒二爭以胥戕蔑法吾且兵之為諸土司戒三是以百職廩廩奉要約無敢廢事亦無敢生事駿惠迅馳濺澤旁流我東土聞之無不舉手加額計日以待公者比聞公來則人人喜慰而又聞天子寵公恩數若是之厚且速也則人人懽呼忭舞曰往督府蓋有以平其盜收其地而蒙恩至廕子者而贈典蔑與焉贈且廕惟滿有之然督府率不越二載輒內召絕無滿三載者即有之亦須三

載絕無得之于受命之初者也贈賡兼得于受命之初惟公為然於是藩臬諸大夫以及閫帥聽采輿論而相謂曰誠若人之言夫慶集于上固吾民所共致其慶也而情隱于下亦吾人所當宣其情也故玉帛所以將敬著作所以宣和公始承新命遽膺異數蓋遭遇之隆躋絕千古謂宜光而揚之詩而歌之俾與金石相聲雅頌並流庶懽溢人人聲稱世世豈不懿歟蓋謀諸舊史氏僉曰然乃緘簡而東以授不佞不佞受而深惟人臣之義必藉主寵靈然後能效功於社稷垂名於竹帛然君道象日臣道象月月近日則不得見其光遠日而光盛焉始能臨下土而萬物仰照矣公以近臣出鎮南粵去京師萬里而以滿最承寵渥光之盛也群下之懽忻快覩也不亦宜哉顧此猶未足以為公頌何者公世臣也於朝家恩命世沐之矣豈與夫華門圭竇之士崛起一時而得失若驚者倫哉公尊大人常伯梧岡先生嘗參藩西粵後又為其

左轄多惠政西人之思梧岡先生猶甘棠之思
召公也故公來西撫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
而治以皆懋爰之遺也而公之游被恩數也則
惟大雅江漢之詩所以稱召虎者足以擬之蓋
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茲公所承新命非南海乎曰文武受命召公
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則公家承尊大人
是也曰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則公以滿最承寵
渥是也乃公之政多村摩煦育之仁無草薶禽

彌之慘歎以布 聖天子好生之德養 國家

元氣于億萬斯年又詩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者也不佞嘗誦是詩而有感於周家有道之
長使世且功名形之聲詩洋洋乎盛哉今以觀
於公足以匹休而且過之彼祖孫相望而公則
父子相踵也則我 國家氣運之隆軼成周矣
夫鳴 國家綦隆之運侈世德作求之休達諸
君子之所歆言宣萬民之所同樂于以仰繼雅
音俯待采拾不佞誠非其人也既辱命矣敢不

勉哉乃拜手而獻詩

鄧麟石父母考滿序

麟石鄧侯以青浦令治行高等徵入拜省署為
忌者所中調令吾邑三載不得迂於是以前報
而兩臺使者謂侯能治歸善請無行以安民心
邑士民方感於侯之行而忽喜乎侯之番也有
不知其蹈舞者兩庠博士某等進其弟子某、
數百人而語之曰詩稱豈第漢號循良豈以強
教之弟以悅安之民性本良順民之性之謂循

楊文之東巖文集

卷之二

五十一

以今觀之侯實有焉且侯於民無所不愛也而
愛士尤厚士者民之秀若望也秀則其父兄嘉
之望則其弟子從之一愛士而父兄子弟皆屬
心焉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善用愛
也多士日在造就中知之宜深矧太史讀禮居
廬維侯率多士強起之談說經義門人有廢蓼
莪者凡今之令重教化急先務莫有如侯者亦
千載之一時也安可無言以紀其盛乎弟子咸

唯唯謀請言於史氏造廬道庠師之言史氏聽

而改容曰多師何深知侯而述之臺臺若此噫
殆有以也殆侯之德無所不可知者故也蓋凡
深中隱厚之夫有所不可測而惟易直子諒之
士無所不可知予嘗觀侯之為人襟期寥廓節
目闊踈城府既夷藩籬亦撤不沾沾以自喜不
斤斤以自矜是以其與人也必以誠其使人也
不求備察其所安非有意而為之其中視世之
塵垢誠有所不屑者在也侯固名家子其尊人
顯武科能詩名海內侯兄弟箕裘益拓類以意
氣凌厲千古非欲直與今世較失得者蒙莊氏
所謂九萬之鵬與榆枋之鳩不同量者是已夫
外重者內矜內矜者外縛外輕者內安內安者
外解此侯之所以無所不可知也侯之善政予
雖不能盡言之而侯之心予知之推此心也施
之天下可也何有于一邑哉予拘儒也辱侯之
交然常竊取侯以自廣而諸君陶鑄於侯之大
爐冶已久將必視全人其脰肩肩頤謂予言能
紀侯之盛而不知予之有愧於中也諸弟子以

復其師師謂知侯無若史氏固請次第其論

邑侯麟石鄧先生榮滿序

士有取仁於色違心而行者矣可以要聞譽於一時然譬之果木之華朝榮夕萎故孔子不取焉而嘗寄慨於後凋之松栢蒙莊氏立論悠謬荒唐極論庶物大小修短之際等大椿於朝菌齊櫟樹於散人然乃以松栢與舜並稱謂其冬夏青青得天獨正故學者常曰莊子發明孔子者也夫松栢何以獨正天之道誠而已矣凡物質則誠文則偽松栢之為物也文不足而質有餘有餘於質則誠誠則得天之道而獨正也夫舜吾不知其何如年五十慕其親猶如孺子其為文不足而質有餘斷可識也吾夫子祖述其道以教萬世後凋之嘆蓋以自况也則所謂誠者天道君子誠之為貴匪虛已予自師盱江以來講此頗有年矣求其人以實之未有得也孰意於吾邑侯鄧先生見之侯下車在乙未之冬予即乘未竣事輟而趨召命侯固請曰不佞先

將軍與俞大將軍友也茲讀惠乘俞大將軍蒙
詔願執事者更其詞侯無多言而誠達於面目
予心識之又三載予祿養不遂而歸歸而逾春
為侯誕辰予不得從賀客後則繪喬松之圖以
表敬焉侯乃長箋以荅曰此予先人志也先人
生平學詩而好哦於松柏之下因以寒松自號
承執事者之惠張之署若侍先子之側予捧箋
淫淫淚下不自知其無從既而思侯之為人何
質誠若是又因思侯之先將軍好後凋之質至
以寒松自命則家傳此學有不可誣者徐而察
侯之政則賑荒有策課士有條勸農通商有政
廢墜有興似無所為而實則事事為之予是以
每對吾鄉父老子弟擊節道侯之治吾邑一票
於誠而父老子弟疊疊道侯之善以對至不容
口然使侯與一時獵名之士並轡而爭先則不
待較量而知其不及也侯初為青浦已微入旋
困而來歸善歸善三載不調又困然則侯善邑
不善官其善邑者誠也而不善官者亦誠也世

之取舍侯者宜何擇哉二尹朱君三尹陳君皆以儒學家傳萃於吾邑有侯焉以為之長而無掣肘之虞有二君焉以為之佐而無拔楊之慮可謂千載一時已二君祈予言以頌侯之德予是以本之於誠以告著侯之德可以施之天下而二君嚮慕侯者可以繼侯而有所施也

贈大司空愛所褚老先生得請還里序

古者學純而理明故不以窮約墮志不以榮達失守爵祿不能入其心事功不能易其好一舒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五十五

一卷而天地之元氣惟其斡旋也周初其隆矣至於宣王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德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而蒸民之誦作焉夫子刪詩列之大雅夫士君子一身閔天下之命脉今百工技藝操盈尺之矩即能出萬器以利民用而吾人不能以一身為天下矩豈所謂工哉國家道術隆於成周而人才可知也高皇天挺聖神又日躋其學其道甚大天惟純佑命士之秉德明恤者不可勝紀至我皇上以冲霄祇肅承

之厥命孔固何論周宣自古未有有君無臣者
以予所睹記欲求仲山甫其人於今日則大司
空褚公非其一耶公登朝三十餘年自綰銅墨
至總漕臺中間或內或外或顯或處無不起山
斗之仰流金石之聲而公皆未嘗有意於此以
為吾隨其時即為其事處其地即素其履而已
總漕之三載政績已成 主眷正篤而公以微
疾求歸 天子不許而至於屢疏僅乃得之然
猶惓惓望公之即出公年未懸車道則隨時出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五

不出在公而士林嘖嘖謂公完名全節於此舉
也公今日誠然豈公心哉愚謂公之所學有超
於名節外者即名節無不在而亦未嘗區區求
其完且全吾觀公宦轍所至質直不阿為吾心
之所欽為而無一毫利害計較之意詩所謂不
茹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者公實有之此豈
區區求完且全者所能哉然則公之請實迫於
疾願迫於疾而能必請此公之以身為矩也予
嘗誦蒸民之詩與公類者盖有五焉其為柱下

史則諫諍効不諱不避是袞闕之補也一矣其督學南國則正學是崇士習以端是德輶之舉也二矣其撫治中州則批政悉釐流民復業是爰發之賦也三矣而提身如無瑕之玉不必和光同塵而人自不得置議焉是明哲之保也四矣并前所云不茹不吐而五予粵人也去趙萬里予筮仕則公已巍然大卿矣未嘗接杯酒慙懃之懃然能言公之槩者采諸天下士論非一日也茲者漕刑張君漕使白君書來屬文以張公之行祖予素不文而重彰屬者之謬故不敢不勉然但直述平日之所聞而終以山甫式遄其歸者為獻見我 后倦倦眷注不讓周宣而予才不能為清風之誦亦於此見之也

性學衍義序

此休寧畢氏伯羽甫所著也伯羽在嘉靖間猶及王文成公與之荅問若鄒文莊公則其所遊行徃復者當文成公大開法席天下英才收攬殆盡惟伯羽未及門今觀伯羽之論自成一家

不倚傍良知口吻其云人稟天地之中和是謂
虛靈之性而為天地萬物之心

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而實宰制乎天地
萬物又曰由其一體之化生故凡一物不得其
所猶一身之痛癢抑搔之不容緩此古人一夫
不獲時予之辜天下饑溺由已饑溺之也味斯
言也殆見獨體者也至論無欲極之於一元妙
用生生化化不勞而成不言而信無為而治不
有功不近名不求利不大其聲色尤深乎其言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四

之也其大本卓然似淮南王氏而見於其言渾
深淨潔無圭角沾滯有過之者人謂淮南之學
足以自立一宗而師文成為能下善成大故其
後嗣徧海內如伯羽倘及門當與淮南分曹角
立無疑也海內人士無知伯羽者孔子曰雖有
賁育之力不能自舉其身勢不便也故君子入
則敦行出則友賢何為其無名伯羽之謂乎然
伯羽亦有以自負者豈不能贏糧千里哉此其
故雖不可知然伯羽之言其在後世必有能知

之者文莊公雖與往復而未嘗爽然許可語亦
以未印正哲人而不敢輕信伯羽歟昔程本與
孔子同時不及門孔子遇之途贈以束帛而子
路不悅衛道者自不容不慎法應爾耳今則異
是立言如伯羽而泯泯沒世無知者此殆虞周
擊壤兔置之儔予太史也陳詩觀風安敢後伯
羽南垣祝子無功甫以此冊示我乃伯羽嗣子
武臣所藏而猶子武鑄携至留都者予反復把
玩不忍釋手卒業而叙之無使其無傳焉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白沙先生全集序

我國家惇庸之化涵育百有餘年始有真儒
出於南服是為白沙陳先生其學以自然為宗
乃其靜中妙悟不由師傳云其言曰天自信天
地自信地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牛自
為牛馬自為馬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嗚呼
盡之矣至於進退辭受之際截然不苟綱常倫
理之間藹然太和形與性合人與天侔無事拘
檢之迹而名教以端不假事功之彰而風聲以

達非德幾於至誠其孰能與於此生平不事著述曰孔子之道至矣慎毋畫蛇添足此集所載詩半之酬應之書又半之記序等作殆不數篇乃先生不得已而應之者聲出於無心乃為希聲言出於無意乃為至言故其詩若文不落蹊逕全讀之其味淡而不厭細而舉之其義無所不該嗟夫先生之學其至矣乎此集當與天壤共故者也其自四十以前未足以窺先生藩籬不知是集所繫之重如此四十以後從近溪羅

先生學轉讀茲集乃稍窺一斑而字多糢蝕幸

予友長蘆都運李君燾志新茲刻多方購求善本屬滄州學正高君為表參互考訂僅復其舊而尚未盡李君轉廣右大參高君入國學為博士大參君謂博士曰君宜收此板入國學司業君在可相與再校完之板至凡四百二十五片由是發正二千餘字然尚有未盡者蓋是集之不行久矣甲申乙酉之間議先生從祀縉紳士大夫多不識先生之學謂何賴大中丞趙麟陽

先生携先生遺書在署速梓而出之觀者始心服而議遂定嗟夫道之興廢存亡豈不以人哉予於是重感予友李君能為斯道舉廢而修墜也世間文字為木之菑者何限學者未知先生之學為何如則是集亦可以有無而李君之功奚有區區之意蓋歆我辟雍多士明孔孟之學脉識自己之真心則人人皆與先生為徒如是而以集為先生之存亡抑又末矣

送儀曹大夫鍾岳徐君出守河南序

楊文家藏文集

卷之二

字

予不佞叨貳南容臺蓋一載餘而上命儀曹大夫出為郡守者二實異數也邇年以來皇上重用人有如不得已之意百司庶尹至於郡守嘗虛席歲餘不得補鍾岳徐君自武曹郎轉儀部百有餘日而有出守河南之命豈不允異與哉君宣城名士也溫雅其度敏練其才縝密其心思而不擇劇易其事行予方賴君以佐予所不及而中州師帥之選簡在帝心予安能不悵悵於其別也諸僚案玉階馬君應川涂君

楚磐劉君輩其繾綣之情亦有同予者故相率
微予言以贈予惟河南天下之中成周之故都
也周公君陳畢公前後治之其遺風餘俗當有
存者君今守其地觀其山川見其人民穆然有
遐思焉曷思乎思周家立國之仁厚歷年之悠
長吾何以媿美之以為我 國家深根固本計
斯可也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故履聖
賢之跡而無思齊之志者未之有也吾知君所
以治河南者即以河南治之無俟于他取矣時

事抑有難者頽歲荒餓師旅交興民被瘡痍為
甚而年來又有採取之後 皇上至仁也國有
大興作不忍取財於民故於山乎取之可不謂
至仁乎奉行者不能無過耳以瘡痍之民而當
驛騷之擾即河南乃不能無事之郡也天之於
其所賢必且遺大而投艱苟不難者而又奚待
乎君君其勉矣慈母之襁無餒子仁牧之境無
窮民記曰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君其
勉之矣為政而不法古人終苟道也施事而不

切時宜非遠猷也予之所以為君贈者如斯而已矣君其何以處我

方文坡先生七十壽序

昔者子夏之在聖門篤信謹守無以異於鄉黨自好之夫故孔子進之以君子之儒其後教授西河使人疑之於夫子而其立言且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可以出入彼其於君子之津涯殆必有見而大破其篤信謹守之藩離矣然孔子大德敦化小德川流豈可出入謂哉而子夏之言

楊太史家藏文集

卷之二

六十三

如此謂之舍狃而就狂可也謂之裁狂而入於中行不可也是故究子夏之流弊而至於莊周無惑也然使子夏不大變其平日而硜硜為小人之儒又安知其流弊不為鄉愿也是故孔子之取人先中行其次狂最下狃極矣夫賢如子夏又親受教於聖人僅僅變其狃而之狂也矧後世不得聖人為之依歸而游神棲心於六經糟粕間恍然其有得是皆有過人之才古所謂豪傑士也而安能不涉於狂哉世又不以其狂

之難而取之而掇拾其短以攻之惡知狂者必簡其短也乃簡也雖然簡且短又安能免夫人之攻此亦自信其不為鄉愿足矣敢自信為中行之君子乎乃狂者不惟自信為中行之君子而且將齊已於古之大聖人之列夫然後為真狂故不得聖人以裁之有不知其所終者由此觀之學之道豈不難哉予友青陽方文坡先生少負壁立之資不肯詭隨于世學於浙東王錢二先生而卓然有以自立迨其晚年聞吾師近

楊大史家藏文集

卷二之

六四

溪羅子之遺言而翻然一變脫智故而直信現前去支離而獨存真實前年踰嶺相訪而參藩四明周鼎石公講學天閑留之領袖諸生人獲其益此兩載予南中則時時來會大相勛也先生無求於人而貞不絕倍終日陶陶自有真樂而又尺尺寸寸不改其初雖世所嗜好不入其心而絕無狂者忽略世故之態可謂知變化之道者矣年七十出入不用輿徒行步若飛類仙風道骨不食烟火者乃其服食起居未嘗異於

人此果天耶人耶池郡學者賴先生倡導而信
聖賢之學者多矣求予言為先生壽予遂述之
如此諸君張之先生之堂歌南山之詩酌酒以
進盡懽而罷如此至于百年不亦樂乎勿謂嶺
南先生不文也

贈對育陳老先生七十有一壽序

不佞以蹇淺叨知遇果出於文章乎哉亦豈必
不出於文章乎哉然而文章亦難言矣德性不
精學問不廣則不文猷為不茂閱歷不深則不

文信乎上達必始於成章學業與年而俱長者
也余歲十三偕諸友受業公門幾兩載諸所指
示俱得于先太史發明先太史嘗詔余曰吾道
之行有陳生在也柰公阨于遇而余得時則駕
公嗣是愈養清高余身羈翰吏欲復西席而無
繇咄詣門謁謝乃得公近課門人錄與詩賦歌
行流覽三不釋手盖言又抽河洛之秘闡洙泗
之傳不離風雅不落騷騷是又一陳夫子出者
則公之德性學問當與羅公鴈行矣既而詢公

別後修為公隨示以例補義民當 皇路多艱
間有所助曹蒙諸司獎擢歷用一十餘年是公
小試其奇而效勞顧寵倍百官倘得大行則先
太史之言不虛矣豈曰襪線之材僅可縫裳已
哉而公之猷為閱歷足占矣及與公談至入夜
聆公言論如壯飲食行止無不如壯時叩公年
公示以年幾七一茲因訪得文因文得壽於是
惜公之未遇慶公之有年遂悚然曰人間古稀
不勝箋涑况分居師弟允宜不倫第恐朝復于
早不獲稱觴上壽敬不以時限乎今辰值中秋
星明景籟人聯久曠意暢情怡恍若神授筆天
授句姑為公有華封之祝云若夫文章則慚公
萬又矣矧德業哉或云公家學則乃祖乃兄之
淵源遠矣迄今令嗣猶彬又鬢序指日足旌揚
公德於不衰者其垂裕不已長乎此又其昭又
人耳目者余何能罄其萬一耶

